

兩漢學術發微論
漢宋學術異同論
南北學派不同論

兩漢學術發微論

寧武
南氏
校印

兩漢學術發微論目錄

總序

兩漢政治學發微論

兩漢種族學發微論

兩漢倫理學發微論

兩漢學術發微論

儀徵劉光漢申叔

總序

自漢武采仲舒之言用田蚡之說尊崇六經表揚儒術

仲舒對賢良策

云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上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

之科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史記劉向傳亦言田蚡爲丞相絀俱好儒術欲設明堂以教太平而儒林傳亦言田蚡爲丞相絀

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而學士大夫悉奉六經人是儒學統一乃董田二人之謀也

爲主臬卑者恃以進身

前漢書儒林傳贊云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

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賢者用之以

講學

如鄭興鄭玄穎容之徒皆閉門授經

由是有今文古文之分爭有齊學魯學

之派別然漢人經術約分三端或窮訓詁或究典章或宣大義

微言而宣究大義微言者或通經致用

如平當以禹貢治河仲舒以春秋決獄王式以

詩三百篇當諫書是

蓋漢人說經迷於信古一若六經所記載即爲公理

之所存故援引經義折衷是非且當此之時儒術統一欲抒一己所欲言亦必飾經文之詞以寄引古匡今之意故兩漢鴻儒思想學術悉寓於經說之中而精理粹言間有可采惜後儒未能引伸耳此兩漢學術發微論所由作也

發微者就漢儒精確之論而宣究其理耳

故書中所采半屬漢儒說經之書

兩漢政治學發微論

漢承秦弊君柄日崇閹宦弄權貴戚柄政然博士仍有議政之

權

西漢之時凡國有大政大獄必下博士等官會議此即上議院之制度也

庶民亦得上書言事

西漢

之時庶民咸得上書言事其言善者即待詔金馬門如嚴安主父偃梅福東方朔及賈山之流是也

方正孝廉

出於公舉

西漢舉賢良方正及孝廉皆由一鄉一邑之人民公舉如公孫弘及朱買臣等是也

嗇夫三老

各治其鄉

西漢之鄉有三老諸官以司鄉里之教化有嗇夫諸官以聽鄉里之獄訟合於周禮設州長黨正之制即

西國地方自治之制度也蓋兩漢政治善於暴秦而劣於三代故漢儒說經

往往假經義以言政治試推其立說之大綱大約以人民爲國

家主體故毛公有言國有民得其力劉向有言無民則無國而

鄭君周禮注亦曰古今未有遺民而可以爲治者鄉大夫注既以人

民爲國家主體故以人君之立出於人民董子之言曰王者民

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也故能使天下往之而得天下之羣

者無敵於天下春秋繁露白虎通亦有言王者往也言天下所

歸往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案訓王爲往訓君爲羣皆六書

君林丞之義與衆字之義同足證古代之君乃人民所共立先

有民而後有君非先有君而後有民也故繁露深察名號篇亦

訓王爲往是古代立君必出於多數人民之意向君由民立君

訓君爲羣主者國家之客體也故董子又有言天之生民非爲王也天之

立王以爲民也春秋繁露堯舜不擅又曰五帝三王治天下不

敢有君臣之心劉向亦有言天之生人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

亦非以爲位也說苑以君位爲主以君爲客與商君書故蓋寬饒

又引韓氏易之說謂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家以

傳子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

漢書蓋寬饒傳而說苑至公篇亦引秦博士鮑令之對始皇之語謂

官天下則選賢家天下則傳子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皇以天下為家是蓋氏之說於古有徵然漢儒思想亦有類此如注孟據

公羊說使昭則世襲制度固為漢儒所排斥矣特漢儒雖知君

位世襲之非然以君主為一國之元首故謂一國之政權皆當

操於君主觀董子訓君為原

原也者即言一國之政由君而出也

復訓君為權也

者以君主操有一國之權也以上見繁露之深察名號篇

又毛公詩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

板何休公羊解詁亦曰政不由王出不得為政

隱元年解詁

政由君

出故君主即有表率一國國民之責任觀董子之言天子責任

也謂當正朝廷以正百官

繁露王道篇

劉向說苑亦曰本不正者末

必倚有正君者無危國何修公羊解詁亦曰王者當以至信先

天下

桓十四年解詁

即毛公詩傳亦有言上為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

可得

小宛傳

則所謂表率國民者非徒托居高臨下之空名也夫

亦曰為民理事耳為民理事即君民一體之意也趙氏孟子章

句曰王道先得民心

梁惠王章句上

鄭君周體注亦曰爲政以順民爲

本

鄉大夫

又曰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即毛詩箋亦曰人君之德

當均一於下

鵬鳩箋

非君民一體之證哉夫所謂君民一體者一

曰勤民事二曰達民情三曰寬民力董子之言曰加憂於天下

之憂何氏公羊解詁曰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弗爲也

莊三十一年解

詁

趙氏孟子章句曰與天下之同憂者不爲慢游之樂

梁惠王章句下

指章

又曰君臣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即鄭君詩箋亦曰

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也此言民事之當勤也韓詩外傳

曰無使下民不上通

卷三

劉向說苑曰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

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與四方至者勿距可

謂不壅弊矣鄭君尚書大傳注亦曰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

逆則怨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

又毛詩箋曰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

彼所以然者而怨之

角篇

此言民情之當察也鄭君易經注云

人君之道以益下爲德益卦趙氏孟子章指曰責己矜窮則斯民

集矣梁惠王章句上此言民力之當恤也雖然此仍君主應盡之責

耳至人君所行之德一曰誠信二曰公平鄭君毛詩箋曰王道

尚信下武箋又曰王德之道成於信上同蓋以信符民則一切權驅

術御之計可以不生矣此貴信之效也董子譏世卿王道篇重考

課度制篇劉向說苑亦曰分祿必及用刑必中思民之利除民之

害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執民柄者不在一族蓋存心至公則行

政不流於偏倚然所謂至公者即言君主不敢有自專之心也

惟君主不敢有自專之心故公天下於臣民董子之言曰聖人

積衆賢以自強其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是以建治之術貴

得賢而同心立元神篇鄭君毛詩箋曰王當屈體以待賢者卷阿箋又

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南有嘉魚箋趙氏孟子章指亦曰大聖

之君由采善於人故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公孫丑章

句上此言臣權之當伸也何氏公羊解詁曰聽訟必師斷與其

師衆共之信二十八鄭君禮記注曰爲政當以己心參羣臣及

萬民然後可施此言民權之當伸也臣民之權既伸斯臣民與

君一體何氏公羊解詁曰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

隱元年趙氏孟子章句曰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滕文公此言

君臣之互盡其倫也漢儒之論臣僚也未嘗有尊君抑臣之論

君儀禮注曰臣道直方又禮記注曰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未嘗言人臣當屈服君主也惟說文訓臣爲牽象屈服之形似

不可毛公詩傳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無衣又趙

氏孟子章句曰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梁惠王此言君民當互盡

其倫也夫臣民與君一體而君主獨握主權者則以君主當循

一定之法不得與法律相違鄭君周禮注曰典即禮經王所秉

以治天下者也太宰又禮記注曰聖人制事必有法度深衣毛

詩箋曰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趙氏孟子章句亦

曰為天理民王法不曲盡心章此即以法治國之意也故君臣

上下同受制於法律之中君主雖有秉法之權亦未能越法律

之範圍此古人限制君權之良法也鄭君戒人君之妄動尚書注曰

無妄動動則擾民何氏戒君主之崇奢公羊解詁曰惡奢董子戒天子

作威作福保位權篇亦漢儒限制君權之一端若君主放僻自肆則

為漢儒所不與鄭君毛詩箋曰人君政教一出誰能反覆之韓

愛己不可得曰民不親不愛而求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董

子春秋繁露曰民不愛民之事乃至於死又曰君受亂之始動

盜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劉向說苑曰夫為人君行其私

欲而不顧其人是承天意忘其意之所有事也如是者春秋

又不與是漢儒於獨夫民賊未嘗不明著其罪也特於賢君令辟

或斥為夷狄如劉向謂春秋斥鄭伯為夷狄是也說苑或斥為匹

夫如何休謂魯隱爭利與匹夫無異是也公羊隱五故君失其

道則臣民咸有抗君之權如董子論湯武之伐桀紂是也堯舜

移湯武不擅易篇云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

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其不臣

何謂湯武弑且天之生民非謂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與孟子荀子之論相同所以明君而民心所歸之人即可爲天下之共

主如董子論衛宣之即位是也而玉英篇曰凡即位不受之先君

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弗危者此見得衆心之爲

大安則漢儒論政首在愛民董子竹林篇云秦穆惡蹇叔而傷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

重民如此非若後世倡尊君抑臣之說也惟白虎通等書倡三餘證尙多

名分尊卑之說遂一特漢儒處專制之朝欲伸民權之公理不

得不稱天以制君董子之言曰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

故屈君以伸天又曰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二端又曰時編於君

君編於天觀編天之所棄天下弗祐篇夫所謂以天統君者即言

君心當有所憚也君心有所憚斯不至以殘虐加民凡漢儒之

言災異者大抵皆明於此意耳此兩漢之時所由無殘虐之君

而人民有殷富之樂也謂非漢儒之功與

兩漢種族學發微論

粵在西漢武功卓越征匈奴則地拓河西滅朝鮮則師臨涇水
閩越南越掃穴犁庭車師康居輸珍納貢夜郎自大亦知納土
先零不庭詎敢稱兵及于東漢疆土益恢刻石燕然飲馬長城
北虜稱臣東胡保塞褒牢置郡交趾戢兵振大漢之天聲伸攘
狄之大義雖曰兵力盛強之故然一二巨儒抱殘守缺亦復辨
別內外區析華戎明于非種必鋤之義使赤縣人民咸知國恥
故奮發興起掃蕩胡塵以立開邊之大功則諸儒內夏外夷之
言豈可沒與

三代之人無人不明種族之義蓋邦國既立必有
立國之本中國之國本何在平則華夷二字而已

上迄三代下迄近今華夷二字深中民心如裔不謀夏夷不可
華言于孔子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言于季文子戎狄豺狼不可
厭也言於管夷吾故內夏外夷遂為中國立國之基漢儒之言
亦即此意日本倡攘夷之說始知排外中國倡攘夷之說始知

開邊試即兩漢之學術考之虞翻注易世守孟氏家法以高宗為
乾象以鬼方為坤象夫天尊地卑之說既見于羲經虞氏此義

非即貴華夏而賤殊族之義乎

易未濟卦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虞翻注云乾為

高宗坤為鬼方此必孟氏之說

且即此例類求之則大易一書爻分陰陽陽爻

象中國則陰爻必象四夷凡以陽加陰即屬居中御外

蓋周易言軍事

其有以陽爻加陰爻者皆指中國征夷狄言也如謙卦言利用行師離卦言王用出征皆指征四夷言故坎卦又言王公設險

守故鄭君注易既以陰陽區華夷復以一君二民係中邦之制

二君一民乃夷狄之風故有君子小人之別

易言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陰二

君而一民小人之道鄭君注云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地方萬里為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

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二民共事一君

其立說之旨略與虞同又類族辨

物見于同人此即類聚羣分之義孔疏以聚類釋之

孔氏正義云言君子

法此同人以類以聚也

此亦漢儒相傳之義蓋同人猶言同類民相聚則

為羣能羣則由分而合不復與他族相淆

此例如日耳曼人民統為一國則排奧人

于境外意大利人民統為一國則亦排奧人于境外蓋同此易族之民不能由分而合則異族之民亦不能由合而分也

學之精言也

王引之以善惡各以其類釋同人也是種族大義通

易學者能明之此非惟周易然也試徵之于書鄭君注書以蠻

夷猾夏即為侵亂中國之階堯典注無滋他族實逼處此鄭君憂

世之心何其深與又分北三苗以析訓分以別詁北堯典分北三苗鄭君

注云三苗猶為惡乃復析流之北猶別也案北別二字音近疏屏夷狄此其證也若夫訓蠻

為緝以為勢等羈縻禹貢云五百里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

曰蠻蠻之言緝也訓民為冥以為苗族產凶故著此氏呂刑云苗民弗

穆王惡此族數生凶惡故著其氏而又馬融注書以為荒服之

疆政教荒忽蠻意同于怠慢而流字訓為流行馬融書注釋荒服節云荒政教

荒忽也因其故俗而居之蠻慢也禮簡怠慢以證游牧之民殊

于土著此即賤視夷狄之詞也又書序有言帝釐下土各設居

方別生分類孔傳以別姓分類釋之孔傳云各設其官居其類傳

雖偽託然此義則係兩漢所傳蓋種類淆雜則氈裘之民必與

冠帶之民齊列故別姓分類斯能立華夏之防此皆尚書家之

粹言也試再徵之于詩申公釋采薇之旨憤戎狄之侵華申公詩

傳之言曰周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疾而歌之及其曾孫宣王命將出師征伐詩人美之故有

采薇六月出車之詩又云戎狄破逐周襄王立子帶為天子侵盜暴虐中國之苦又故詩人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史

記匈奴傳同魏氏詩古微以爲本于申公魯詩傳又後漢書馬融傳曰玁狁侵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赫赫南仲載在周詩

又蔡邕傳云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赫南仲載在周詩論曰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命南仲吉甫式遏寇虐王符

潛此亦魯詩之義或此義爲所嘆宣王之中與南仲征劉向引六月

之章美宣王之征虜劉向引六月詩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

申公劉向皆治魯詩則種族之學魯詩非不言之矣匡衡說詩

引伸齊學掇商頌之文以爲成湯建治在于柔殊俗而懷鬼方

匡衡之言見前漢書本傳以明教被四夷雖荒遠之陬亦可服從於中夏則

種族之學齊詩亦非不言矣韓詩翬毛詩彼東南訓翬爲除隱

寓掃蕩殊方之義是種族之學韓詩亦非不言也又鹽鐵論引

劉處戎狄而戎狄化之此即用夏變夷之義後漢書西羌傳釋

祈父詩言司馬不得其人則敗于夷狄此亦三家詩之師說也